

<<老坟>>

图书基本信息

书名：<<老坟>>

13位ISBN编号：9787508721415

10位ISBN编号：7508721411

出版时间：2008-09

出版时间：中国社会出版社

作者：王海

页数：303

版权说明：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：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

<<老坟>>

内容概要

老坟即汉代以来的陵墓群。
老坟在小说里不只是一个背景，而是一个未出场的角色。
老坟与龙氏家族是相互依存的关系，小说讲述的正是这种关系演绎的一段故事。

<<老坟>>

作者简介

王海，专业作家，西北大学毕业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2005年荣获美国“国际文化与科学交流奖”。
主要作品有：长篇小说《罪恶》、《老坟》、《人犯》、《鬼山》、《天堂》等。

<<老坟>>

章节摘录

第一章 黄土高原干渴得裂开了嘴，干燥的空气中挤不出一滴水来。

一望无垠的黄土高原不敢见风，见风起尘。

村道、马路上铺了几寸厚的细面黄土。

一只野猫在村道上缓缓爬行，龙家村荒凉得像一座无人朝拜的古庙。

河滩窑是这一带最热闹的地方。

河滩窑在肖河的古道旁，是通往东西方向的咽喉要地。

原来的主人走了，丢下的窑洞就成了闲窑，走南闯北的闲客在这里便生出很多是非来。

在这里常住的是五斤。

他五尺多高的个儿，大头黑脸，铜铃眼，扫帚眉，魁梧凶悍。

他占有三眼窑洞，路过的客人在这儿歇脚，有钱的给他扔几个零花钱，没钱的给他放一个蒸馍，或者一些值钱的东西。

他会给你水喝，会让你安稳地在这里过夜。

他一旦有钱就很风光，旁边的窑里有下赌的主儿，他会风风火火地去下注，输了，他会骂骂咧咧地回来。

在这里什么都可以赌，最诱人的是能吃的食物，最不值钱的是女人。

五斤赢了女人骂自己霉气。

这女人叫小凤，是他从外地带来的，他养不起才把她押在了赌桌上。

这女人脸黄得像表纸，眼睛陷进了坑里。

他把这女人提起来拉到道上：“谁要？”

给两个蒸馍！

”他吆喝半天，没人应声，骂道：“算老子倒霉，谁要谁领去。”

”女人往地上一坐，就再没站起来。

待五斤走开，女人爬进一个落脚的老者窑口，伸着细手说：“给我一口吃的……”就有人给老者说：

“这女人年龄不大，你看那一排整齐的牙齿，脸一洗吃几顿好食水，马上就变水色了。”

”老者掏出一块干馍递过去，小凤蹒跚在地上三口两口吞下了肚。

老者又给她喝了一碗水，她的眼里就有了亮光，有了神儿。

老者躺下，她爬过去躺在老者的身边，脸上有了笑容。

太阳端的时候，做生意的人来这里摆摊，有卖瓜子、热蒸馍的，有卖油炒粉、凉皮、豆腐脑的。他们一到，这河滩窑就有了生机。

赶路的天不亮就走了，剩下的都是些没事找事的闲客。

卖油炒粉的粉张把摊子一撑开，喊一声：“油炒粉！”

”诱人的喷香就跟声飘过来。

夜晚赢了钱的五斤经不住这诱惑，骂骂咧咧地走过去。

“×他妈！

给我来一碗。

手里有点铜就经不住你这声吆喝，好汉难过你这炒粉担子。

”粉张接过钱说：“等会儿，马上就好。”

油炒粉！

”粉张把凉粉往油锅里一倒滋啦啦地响，周围的人就打起了香喷嚏，河滩窑的男男女女老老少少就被这味道熏馋了。

“热的煎的油炒粉！

五斤的好咧。

”粉张递五斤一碗吆喝道。

五斤接过这碗炒粉，仿佛端着一碗肥亮的大肉，让一河滩人羡慕得要死。

五斤用手抓一块扔进嘴里，舌头在嘴里打转转，半天说不出话来。

<<老坟>>

粉张就笑：“这软香东西还咬舌头？”

“五斤一扬脖子吞下去，捂住肚子跳起来说：“你这东西不光咬舌，还咬心咬肺呢。”

粉张说：“这珍贵食物就不是（口外）吃法，要细嚼慢咽。

放到嘴里，舌头转一圈，舔了上面的香料，用不得牙动粉自然就化咧。

满口的喷香，嘴要闭住，不要张开，你花了钱，这香物是自个儿享受。

尝一口回味一番，回味一番再尝一口。

吃这种物料不能叫吃，叫品：品味，品稀罕，品珍贵。

会吃了香个透彻，半辈子忘不掉；不会吃了囫囵吞枣，啥味道也没尝出来，把一盘好物料瞎糟蹋咧。

“五斤笑了站起身说：“吃饱咧喝胀咧，跟他老爷一样咧。”

“吃一碗油炒粉就老爷一样，要吃碗羊肉泡还不成神仙咧。”

五斤抬头见是夏文。

“您来咧！”

小子没看见。

殷勤地跟在夏文的屁股后边。

夏文姓龙名夏文，是北塬陵园守陵人的后裔，龙家村尚运的二儿子。

在他爷手里他家还是这陵塬上显赫的财东，几年工夫就衰落了。

眼下在本村龙夏仁龙财东家拉长工。

当时，夏文也不愿去夏仁家去当长工。

他说：“我给谁低头都不给他家低头。”

当时传这话的是碎（口片）。

碎（口片）说：“夏仁谁都看不上，就看上你咧。”

他说你答应了这事，他借我二斗玉米，我老婆和娃还等着这二斗玉米揭锅呢。

夏文不理睬碎（口片），碎片就给夏文跪下了。

夏文说：“你这不是叫我丢人吗！”

碎（口片）说：“你给他低个头就有吃有喝了，我想给他当牛做马他不要我！”

夏文只好答应了他，被碎（口片）连拉带推进了夏仁的家门。

传说夏仁家以前也不富有。

夏文的老爷去世时，给墓里陪葬了些金银细物，这事只有夏仁的老子知道，后来夏文老爷的墓就被人盗了，从此两家结为仇人。

夏文家一天天衰落，夏仁家一天天富有起来。

夏文一进这宅院竟羞耻得抬不起头。

他怎能为一口饭，给夏仁当长工呢。

一天过去了，两天过去了。

他每天有现成的饭吃，慢慢的竟也心安理得了。

咱是凭力气干活，给谁干活不一样，不就是为了张嘴吗？

他就这样留在夏仁家当了长工。

夏文虽是长工，穿着粗布旧衣，人们仍把他当富家子弟看待，尊称他，抬举他。

五斤在河滩虽能一手遮天，见了夏文却很给面子。

饿死的骆驼比马大。

夏文站在粉张的粉担前，舌尖勾着垂涎。

粉张就喊：“来一盘！”

吃了还想吃，吃一盘饱一天。

夏文捏着口袋的钱低语道：“吃不起，吃不起……”粉张说：“你们龙家拔根汗毛也比我的腿粗。”

你要吃不起，塬上人都饿死咧。

夏文说：“龙家是龙家，我是我。”

“你不姓龙？”

你不是龙尚运掌柜的儿子？

<<老坟>>

” 夏文不再吭声，五斤说：“油炒粉美得很！”

” 夏文无聊地看他一眼说：“吃不起！”

” “攒钱想娶老婆，对不？”

” 夏文笑了。

五斤说：“我诚心想帮忙帮不上，认识的人不是要饭的就是窑里的婊子。”

” 夏文瞥他一眼说：“你也能给人做媒。”

” 五斤自知没那能耐，嘿嘿地笑。

前面围了一堆人，有人叹息着走来。

夏文问过路的人：“前面咋咧？”

” “还没死，老婆不行咧。”

可怜女子，要卖身葬母。

” 五斤问：“女子多大咧？”

” “也不小咧。”

” 那人说着瞪了五斤一眼，说：“你少做缺德事！”

” 五斤冲那人喊道：“我能做啥缺德事，我是救她！”

” 夏文问：“你能救了她？”

” “能，那得看货色。”

” “啥货色？”

” “得有点色相。”

我买了她，也养不起，有合适的主儿我就转手卖咧。

” 夏文低头不语，就远离了他。

五斤追上来说：“咱这河滩是个官道，来往的人杂，只要女子好看，出手也不难。这些过路落脚的客商，不管是女子还是媳妇，只要长得好，他们都肯出大价钱。”

” 五斤拨开人群，领夏文进去，只见老婆躺在地上两眼发痴，有出的气没进去的气。那女子坐在地上，头上插着一根草标，握着母亲颤动的手低头哭泣。

五斤说：“这年月死个人算啥，可怜这女子太瘦小，不好出手。”

” 女子听见哭出了声。

老婆出的气越来越细，眼看就要咽气，一些人唉声叹气地走了。

他们无力救这女子，也不想再看这母女俩悲惨的一幕。

围观的人纷纷散开，那母女俩被众人丢在了路旁。

夏文说：“等女子走了，挖个坑把老婆埋了。”

” 五斤说：“这河滩窑隔三差五地死人，谁有闲心埋她，抬起来从坡头扔去，一夜就被野狼野狗吃咧。”

” 女子哇一声大哭起来，老婆咽了气。

夏文被那哭声缠住了脚。

五斤说：“那女子虽瘦小，但那眼睛还水灵。”

” 夏文说：“这女子可怜。”

” 五斤说：“这年月，可怜的人一层层。”

” 女子突然停了哭声，拔了头上的草标向土崖上撞去。

夏文一惊，慌忙跑过去拉住她说：“这样干啥！”

这样干啥！”

” 女子说：“俺妈养我十几年，俺不能尽孝把她埋了，俺有啥脸活在人世！”

” 她虽是女儿身，却有一个难得的孝心，使夏文为之感动。

夏文问：“你想把你妈咋埋？”

” 女子说：“买一张席埋了她，俺不想让野狼野狗吃了她……” 夏文说：“行。”

” 他当下掏出钱交给五斤。

五斤双手接了钱，他愿意替夏文去跑腿，他等的候的就是这种事。

<<老坟>>

五斤买来一张席，叫几个汉子上了坡头。
女子又扑在母亲身上哭：“妈，俺不孝，把你丢在半路上，……你放心地走，俺四时八节来看你……”
女子哭得惶。
夏文买了一个蒸馍送到女子手里。
女子没吃，供在母亲的身边。
夏文感叹道：“这女子是一个孝子，是天下难找的孝顺女子。”
五斤在坡头上喊：“挖好咧！
你上来看。”
夏文和女子上了窑。
五斤说：“有三尺深，黑堂挖的大，老婆睡进去畅快得很。”
女子说：“俺没啥要求，把她老人家能埋住，不让野狗野狼吃了就行。”
夏文说：“你糊弄谁？”
黑堂大小我看不见，这明厅只能溜下去个人……” 五斤说：“你下去看，黑堂大得很。”
夏文真要下去看，五斤就挡了。
“咋能让你下去。”
抢着溜了下去，“你不满意咱再挖几锹头。”
夏文说：“做事得凭良心！”
五斤点头称道。
夏文跟女子走下窑背，一个汉子抓起老婆尸体旁的蒸馍跑了，道上的人看着他跑没人喊没人追，女子惊叫：“贼娃子！
贼娃子！
馍！
馍……”那偷馍贼见有人追来，随手把馍塞进一堆牛粪里。
女子追了两步突然跌倒在地，挣扎了几下，没有爬起来。
那偷馍贼见这女子跌倒，又从牛粪里掏出馍大口地吃了起来。
夏文急跑几步到女子身边，他知道这是饿的，她一定几天没吃饭了。
夏文扶起她说：“算咧，我再给你买去。”
女子哭了，哭声细弱。
夏文扶她靠住土崖，给她又买了一个蒸馍。
她双手抓住，眼睛放光张口欲咬，又合住了嘴，她扶崖向母亲的尸体挪去。
走到母亲跟前，她跪倒在地，恭敬地把馍放在母亲头顶。
她跪了一时，身子支撑不住，摇摇晃晃倒在了母亲身边。
夏文扶起她，她强睁着眼说：“没事，俺没事……” 五斤在窑上又喊：“好咧，这回没麻达！”
夏文没吭声。
五斤跳下窑背，叫人抬老婆的尸体。
只见女子浑身瘫软，已经昏睡过去。
五斤说：“饿的，（口外）是饿的。
赶紧给喝些水，少吃些馍，不敢让吃的多。”
五斤去抬老婆尸体，把老婆头顶的供馍塞到口袋里。
夏文把女子抱到粉张摊旁，先给喝了几口水，又要了一个馍，女子醒来吞咬一口馍说：“俺妈呢？”
“你先吃，吃了再说。”
女子几口把馍吃完说：“俺要守在她老人家跟前。”
夏文说：“你上去看看。”
女子眼睛一闭又倒在夏文的怀里。
待女子醒来，五斤已埋了老婆从窑背上走下来。
夏文说：“一人一个馍。”
五斤抓着馍兴奋地走了。

<<老坟>>

夏文扶着女子向村里走去。

这女子叫秀，今年十六岁，河南郑州人。

她十二岁随父母出门讨饭，十三岁那年父亲病死在宝鸡，她和母亲相依为命，在关中道上走村串户乞讨度日。

上月母亲突然生病，她说：“在外边不是个长法，还是回到家里好。

”她扶着母亲往回走。

母亲说：“到宝鸡给你爸烧张纸，俺们就走了。

”谁知母亲的病一天天加重，捱到河滩窑就再也走不动了。

母亲生前给秀说过：“俺死了，你好坏给我裹一张席片把俺埋掉，扔在野外俺怕狗怕狼。

”她记着母亲的话，照着母亲的话做了。

埋父亲的时候，她是知道的。

父亲死在路边，夜里她们睡着了，野狼就把父亲吃得只剩了一架骨头。

那一日天亮后，她和母亲在不远的水沟发现了父亲的尸骨。

母亲和她都被吓哭了。

她们收拾了父亲零散的尸骨，在村里讨要了一张席片，埋了父亲。

要不碰见夏文，她也就随母亲走了。

是夏文救了她，又是他替她葬埋了母亲，她是要实现诺言的。

夏文知道领她回家会惹人笑的，笑他在河滩窑拾了个河南担女子。

但他既然敢领她回家就不怕人笑。

他让人笑够了，父亲骂他是一个没有志气，没有血性的男人。

他不怨老子，也不怨笑他的乡亲，他和他的家走到这一步就是要让人笑的。

父亲说，夏仁的老子盗了先人的坟墓，跑了脉气，家业才败了。

败也罢旺也好，那是先人留下来的，红火了几代人也该是衰落的时候了。

人常说：人无三辈穷，家无三辈旺。

他深信自己不会这样穷下去。

走在身后的女子是一个让人怜悯、可敬的女子。

他问：“你刚才真想去死？”

”她说：“俺妈苦了一辈子，俺不能扔下她。

”说着又要哭了。

他觉得她的乡音特别地不入耳。

“我这人真笨……不会说话。

”她擦着泪说：“不由俺，俺一想到她就想哭。

”她的乡音一再地提醒夏文，她是一个河南女子。

“你真有十六岁？”

”“俺是真十六岁了，俺不骗你，俺会做衣服，会做饭，十岁俺妈就教俺干活儿。

”她的乡音使夏文感到她是那样的陌生。

“我知道，我知道你能干。

”他不忍心丢掉她，丢掉她她又如何生活？

一种怜悯之情包围了他，他看着她竟想起了米雪。

米雪是村里的寡妇，比他小两岁，是黄家庄的女子，十八岁那年，他在姑家认识了米雪。

姑家是米雪的舅家。

他去姑家走亲戚，穿着一件旧长袍，米雪的母亲老看他，姑母猜出了她的意思说：“这是我的二侄子！”

”“是龙家村的？”

”米雪她妈惊异地看着他，上下打量着他。

米雪羞羞答答地坐在炕沿，手捏着辫梢戏耍。

吃过饭姑母留住他问：“你爸给你问下媳妇没？”

<<老坟>>

”他傻笑。

她说：“姑问你，米雪（口外）女子咋样？”

”他说：“好着呢。”

”姑母说：“（口外）女子是黄家庄的，把我叫妗子呢，是咱的亲戚。人家看上你了，说龙家村的风水好。

你回家给你爸说一下。

”他回家没给爸说。

他天天等着姑母的信儿，等了一年多也没见姑母给他话。

前几天，一顶花轿把米雪抬进龙家村斗半家，和斗半的儿子旺财结了婚。

夏文领着秀走到村口，冷落的街上就有了人影晃动。

看着夏文领着一个女子回村来，人们就知道咋回事了，夏文给自己拾个媳妇回来了。

只有娶不起媳妇的穷人才会捡这种便宜，有点家业的人都不会这样做。

这就是他的家，是父亲分给他的家产，一个空空的大宅院。

版权说明

本站所提供下载的PDF图书仅提供预览和简介，请支持正版图书。

更多资源请访问:<http://www.tushu007.com>